

曾国藩 著

李瀚章 编纂 李鸿章 校勘

曾国藩家书家训



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

曾国藩家书家训

曾国藩 著

李瀚章 编

李鸿章 校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国藩家书家训/曾国藩著. —北京: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2. 8

ISBN 7-80069-469-0

I. 曾… II. 曾… III. ①曾国藩 (1811~1872) —书信集②家庭道德—中国—清代 IV. ①K827.52②B 8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7618 号

曾国藩家书家训

出版发行: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北京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政编码: 100013)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6 印张: 33

书号: ISBN 7-80069-469-0/Z·34

定价: 39.80 元

前 言

曾国藩 1811 年 10 月 11 日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荷叶塘的一个地主家庭。乳名宽一，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病死于 1872 年。

在中国近代史上，很少有人像曾国藩那样，获得的评价是天壤之别，敬爱与痛恨，推崇与咒骂，同加于一身。他在世时，就兼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卖国贼”的徽号。关于他的历史功过，至今也难有一个全面的定论。

现摘录几位重要历史人物对曾国藩的评价，供读者参考。

毛泽东在 1917 年 8 月 25 日《致黎锦熙信》中说：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完满乎？”

1926 年 3 月 18 日，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说：

“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

1969 年 1 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说：

“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蒋介石对曾国藩推崇有加，称“曾公人格乃国人精神典范”，并在审订增补蔡锷所编的《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

“大满清之所以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者，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隆替之征也，彼洪杨石李陈韦之才略，岂不给比拟于曾胡左李之清臣，然而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给变易风俗，挽回颓靡，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

师资矣。”

蒋介石钦羨曾国藩的修齐治平学问，他说：

“我认为曾、左等人能打败洪、杨，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学问胜过敌人，亦就是他们的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我以为古今中外一切战争的胜败，都是取决于将帅的精神与道德学问。”

孙中山先生在《太平天国战史·序》中，痛斥曾国藩为：

“不明春秋大义。”

“汉子孙不肖。”

章太炎先生对曾国藩更是嗤之以鼻，他说：

“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谥之则为元凶。……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梁启超先生则以一个史学家的眼光对曾国藩进行了评说：

曾文正公，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公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极谨严也，故虽用权变焉可也。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字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饮冰室文集·论私德》）。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而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最称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坚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曾文正公嘉言钞序》）

曾国藩一生著述颇多，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1879年，也就是曾国藩死后7年，传忠书局刻印了由李瀚章、李鸿章编校的《曾文正公家书》。

曾国藩一生成就，可以说都是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化下，能以儒家“孝悌、忠信”作为生平准则为人处世而获得的。

曾国藩的家书，是其毕生奉行“孝悌忠信”的生活最为可信的实录。在他这数百封家信中，他以亲切的口吻、流畅的文笔、真实地表达了他所有的成功、失败、得意、困惑的感情。

人们可以从这些信中，具体地看到生活现实与理性教条的碰撞，在一身居高位者心中激起的千般情绪；可以看到他怎样在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坚持“孝悌忠信”，而使他内对长辈、平辈、晚辈，外对皇帝、上司、同级、下级都通权达变获得成功。他的这些故事，不仅可以使我们读起来会感到生动有趣，不比读一部小说逊色，更有价值的是，在这些故事中包含的许多即使在今天的生活中，也很有意义的教训和经验。有人说，它是一部协调人际关系的指南，一部正直、严肃地为人处世的教科书。

曾国藩虽然以儒教的卫道士自居，他也善于将性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贯通，其伦理思想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他讲究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与自我完善的一些具体做法，如反省内求，磨砺意志，勤俭刻苦，力戒虚骄等，以及严守孝悌，遵师重友，平时做事清廉奉公，坚忍奋斗。

正因为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的一部分，有长久的价值。所以《曾国藩家书》魅力历久不衰，影响较大。

本书以传忠书局刻本为蓝本。将全书分为家书和家训两卷。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将每封信的历史纪年与公元纪年相比对，并将每封信中有重要意义的文字和名言排于页旁，以便于读者记忆翻查。

目 录

前言	(1)
----------	-------

家书卷

道光二十年 (1840 年)	(2)
道光二十一年 (1841 年)	(3)
道光二十二年 (1842 年)	(12)
道光二十三年 (1843 年)	(30)
道光二十四年 (1844 年)	(40)
道光二十五年 (1845 年)	(61)
道光二十六年 (1846 年)	(73)
道光二十七年 (1847 年)	(79)
道光二十八年 (1848 年)	(94)
道光二十九年 (1849 年)	(102)
道光三十年 (1850 年)	(115)
咸丰元年 (1851 年)	(116)
咸丰二年 (1852 年)	(129)
咸丰三年 (1853 年)	(138)
咸丰四年 (1854 年)	(140)
咸丰五年 (1855 年)	(160)
咸丰六年 (1856 年)	(174)
咸丰七年 (1857 年)	(186)
咸丰八年 (1858 年)	(197)
咸丰九年 (1859 年)	(224)
咸丰十年 (1860 年)	(241)
咸丰十一年 (1861 年)	(260)
同治元年 (1862 年)	(287)
同治二年 (1863 年)	(342)
同治三年 (1864 年)	(371)
同治四年 (1865 年)	(398)
同治五年 (1866 年)	(410)
同治六年 (1867 年)	(426)

同治九年（1870 年）	（435）
同治十年（1871 年）	（435）

家训卷

咸丰六年（1856 年）	（446）
咸丰八年（1858 年）	（446）
咸丰九年（1859 年）	（452）
咸丰十年（1860 年）	（458）
咸丰十一年（1861 年）	（461）
同治元年（1862 年）	（470）
同治二年（1863 年）	（480）
同治三年（1864 年）	（485）
同治四年（1865 年）	（488）
同治五年（1866 年）	（499）
同治六年（1867 年）	（511）
同治九年（1870 年）	（512）

家 书 卷

1.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九日 公元 1840 年 3 月 12 日

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大人膝下：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男在汉口寄家信，付湘潭人和纸行，不知已收到否？后于廿一日在汉口开车，二人共雇二把手小车六辆，男占三辆半。行三百余里，至河南八里汴度岁。

正月初二日开车，初七日至周家口，即换大车。雇三套篷车二辆，每套钱十五千文。男占四套，朱占二套。初九日开车，十二日至河南省城，拜客耽搁四天，获百余金。十六日起行，即于是日三更趁风平浪静径渡黄河，廿八日到京。一路清吉平安，天气亦好，惟过年二天微雪耳。

至京在长郡会馆卸车。二月初一日，移寓南横街千佛庵。屋四间，每月赁钱四千文，与梅、陈二人居址甚近。三人联会，间日一课；每课一赋一诗誊真。初八日是汤中堂老师大课，题“智若禹之行水赋”，以“行所无事、则智大矣”为韵，诗题赋得“池面鱼吹柳絮行”，得吹字，三月尚有大课一次。同年未到者不过一二人，梅、陈二人皆正月始到。岱云江南山东之行无甚佳处，到京除偿债外，不过存二三百金，又有八口之家。

男路上用去百金，刻下光景颇好。接家眷之说，郑小珊现无回信。伊若允诺，似尽妥妙；如其不可，则另图善计，或缓一二年亦可，因儿子太小故也。

家中诸事都不挂念，惟诸弟读书不知有进境否？须将所作文字诗赋寄一二首来京。丹阁叔大作亦望寄示。男在京一切谨慎，家中尽可放心。

又禀者：大行皇后于正月十一日升遐，百日以内禁剃发，期年禁燕会音乐。何仙槎年伯于二月初五日溘逝。是日男在何家早饭，并未闻其大病，不数刻而凶音至矣。歿后，加太子太保銜。其次子何子毅已于去年十一月物故。自前年出京后，同乡相继殁逝者，夏一卿、李高衢、杨宝筠三主事，熊子谦、谢切庵、何氏父子，凡七人，光景为之变。

男现慎保身体，自奉颇厚。季仙九师升正詹，放浙江学政，初十日出京。廖钰夫师升尚书。吴甄甫师任福建巡抚。朱师、徐师灵柩，并已回南矣。

詹有乾家墨，到京竟不可用，以胶太重也，拟仍付回，或退或用，随便。

男路上用去百金，
刻下光景颇好。

男现慎保身
体，自奉颇厚。

接家眷事，三月又有信回家中。信来，须将本房及各亲戚家附载
说明，堂上各老人须一一分叙，以烦琐为贵。

谨此跪禀万福金安。

2.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公元 1841 年 6 月 6 日

祖父大人万福金安：

四月十一日由折差发第六号家信。十六日折弁又到。孙男等平安
如常。孙妇亦起居维慎。曾孙数日内添吃粥一顿，因母乳日少，饭食
难喂，每日两饭一粥。

今年散馆，湖南三人皆留，全单内共留五十二人，仅三人改部
属，三人改知县。翰林衙门现已多至百四五十人，可谓极盛。琦善已
于十四日押解到京，奉上谕派亲王三人，郡王一人，军机大臣、大学
士、六部尚书会同审讯，现未定案。梅霖生同年因去岁咳嗽未愈，日
内颇患咯血。同乡各京官宅皆如故。

澄侯弟三月初四在县城发信已经收到，正月廿五信至今未接，兰
姊以何时分娩？是男是女？伏望下次示知。

楚善八叔事，不知去冬是何光景？如绝无解危之处，则二伯祖母
将穷迫难堪，竟希公之后人将见笑于乡里矣。孙国藩去冬已写信求东
阳叔祖兄弟，不知有补益否？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如能救焚拯
溺，何难嘘枯回生。

如能救焚拯溺，
何难嘘枯回生。

伏念祖父平日积德累仁，救难济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如廖品
一之孤、上莲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罗巷、樟树堂
各庵，皆代为筹画，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
祖父善为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而况楚善八叔同胞之亲、
万难之时乎？

孙因念及家事，四千里外杳无消息，不知同堂诸叔目前光景。又
念家中此时亦甚艰窘，辄敢冒昧饶舌，伏求祖父大人宽宥无知之罪。
楚善叔事如有说法之处，望详细寄信来京。

兹逢折便，敬禀一二，即跪叩祖母大人万福金安。

3. 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公元 1841 年 7 月 6 日

男国藩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

自闰三月十四日在都门拜送父亲，嗣后共接家信五封：十五日接
四弟在涟滨所发信，系第二号，始知正月信已失矣；廿二日接父亲在

惟不耐久思，思多则头昏，故常冥心于无用，优游涵养，以谨守父亲保身之训。

廿里铺发信；四月廿八已刻接在汉口寄曹颖生家信；申刻又接在汴梁寄信；五月十五接父亲到长沙发信，内有四弟信、六弟文章五首。诸悉祖父母大人康强，家中老幼平安，诸弟读书发奋，并喜父亲出京，一路顺畅，自京至省，仅三十余日，真极神速！

男于闰三月十六发第五号家信，四月十一发六号，十七发七号，不知家中均收到否？迩际男身体如常，每夜早眠，起亦渐早。惟不耐久思，思多则头昏，故常冥心于无用，优游涵养，以谨守父亲保身之训。

九弟功课有常，《礼记》九本已点完，《鉴》已看至三国，《斯文精萃》诗、文各已读半本，诗略进功，文章未进功。男亦不求速效。观其领悟，已有心得，大约手不从心耳。

甲三于四月下旬能行走，不须扶持，尚未能言，无乳可食，每日一粥两饭。冢妇身体亦好，已有梦熊之喜。婢仆皆如故。

今年新进士龙翰臣得状元，系前任湘乡知县见田年伯之世兄。同乡六人，得四庶常、两知县。复试单已于闰三月十六付回，兹又付呈殿试朝考全单。同乡京官如故。郑莘田给谏服阙来京。梅霖生病势沉重，深为可虑。黎樾乔老前辈处，父亲未去辞行，男已道达此意。广东之事，四月十八得捷音，兹将抄报付回。男等在京自知谨慎，堂上各老人不必挂怀。

家中事，兰姊去年生育，是男是女？楚善事如何成就？伏望示知。男谨稟。即请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4.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 公元 1841 年 7 月 24 日

孙男国藩跪稟祖父大人万福金安：

五月十八日孙在京发第八号家信，内有六弟文二篇，广东事抄报一纸，本年殿试朝考单一纸，寄四弟、六弟新旧信二封，绢写格言一幅，孙国荃寄呈文四篇、诗十首、字一纸，呈堂上稟三纸，寄四弟信一封，不审已收到否？

六月初五日接家信一封，系四弟四月初十日在省城发，得悉一切，不胜欣慰。

孙国藩日内身体平安。国荃于三日微受暑热，服药一帖，次日即愈；初三日复患腹泻，服药二帖即愈。曾孙甲三于廿三日腹泻不止，比请郑小珊诊治，次日添请吴竹如，皆云系脾虚而兼受暑气，三日内服药六帖，亦无大效。廿六日添请本京王医，专服凉药，渐次平复，初一二两日未吃药，刻下病已全好，惟脾元尚亏，体尚未复。孙等自

知细心调理，观其行走如常，饮食如常，不吃药即可复体，堂上不必挂念。冢孙妇身体亦好，婢仆如旧。

同乡梅霖生病，于五月中旬日日加重，十八日上床，廿五日子时仙逝。胡云阁先生亦同日同时同刻仙逝。梅霖生身后一切事宜，系陈岱云、黎月乔与孙三人料理。戊戌同年赠仪共五百两，吴甄甫夫子（戊戌总裁）进京赠赠百两，将来一概共可张罗千余金。计京中用费及灵柩回南途费不过用四百金，其余尚可周恤遗孤。

自五月下旬以至六月初，诸事殷繁，荃孙亦未得读书。六弟前寄文来京，尚有三篇孙未暇改。

广东事已成功，由军功升官及戴花翎、蓝翎者共二百余人。将上谕抄回前半节，其后半载升官人名，未及全抄。

昨接家信，始知楚善八叔竹山湾田已于去冬归祖父大人承买。八叔之家稍安，而我家更窘迫，不知祖父如何调停？去冬今年如何说法？望于家信内详示。

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借帐，不能备仰事之资寄回，不胜愧悚。吴春冈分发浙江，告假由江南回家，七月初起程。余容续禀，即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孙跪禀。

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借帐，不能备仰事之资寄回，不胜愧悚。

5.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廿九日 公元 1841 年 8 月 15 日

孙男国藩跪禀祖父大人万福金安：

六月初七日发家信第九号，廿九日早接丹阁十叔信，系正月二十八日发，始知祖父大人于二月间体气违和，三月已痊愈，至今康健如常，家中老幼均吉，不胜欣幸。四弟于五月初九寄信物于彭山岷处，至今尚未到，大约七月可到。

丹阁叔信内言，去年楚善叔田业卖与我家承管，其中曲折甚多：添梓坪借钱三百四十千，其实只三百千，外四十千系丹阁叔兄弟代出。

丹阁叔因我家景况艰窘，勉强代楚善叔解厄，将来受累不浅，故所代出之四十千，自去冬至今，不敢向我家明言，不特不敢明告祖父，即父亲、叔父之前，渠亦不敢直说。盖事前说出，则事必不成；不成，则楚善叔逼迫无路，二伯祖母奉养必阙，而本房日见凋败，终无安静之日矣！事后说出，则我家既受其累，又受其欺，祖父大人必怒，渠更无辞可对，无地自容，故将此事写信告知孙男，托孙原其不得已之故，转禀告祖父大人。

现在家中艰难，渠所代出之四十千想无钱可以付渠。八月心斋兄

孙此刻在京光景渐窘。然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从无充裕之时，亦从无冻饿之时

南旋，孙拟在京借银数十两，付回家中，归楚此项，大约须腊底可到，因心斋兄走江南回故也。孙此刻在京光景渐窘。然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从无充裕之时，亦从无冻饿之时，家中不必系怀。

孙现经管长郡会馆事，公项存件亦已无几。

孙日内身体如恒，九弟亦好。甲三自五月廿三日起病，至今虽痊愈，然十分之中尚有一二分未尽复旧。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二餐，泡冻米吃二次。乳已全无，而伊亦要吃，据医云此等乳最不养人，因其夜哭甚，不能遽断乳。从前发热烦躁，夜卧不安，食物不化，及一切诸患，此时皆已去尽，日日嬉笑好吃。现在尚服补脾之药，大约再服四五帖，本体全复，即可不药。孙妇亦感冒三天。郑小珊云“服凉药后，须略吃安胎药”，目下亦健爽如常。

甲三病时，孙妇曾于五月廿五日跪许装修家中观世音菩萨金身，伏求家中今年酬愿。又言西冲有寿佛神像，祖母曾叩许装修，亦系为甲三而许，亦求今年酬谢了愿。

梅霖生身后事，办理颇如意，其子可于七月扶柩回南。同乡各官如常。家中若有信来，望将王率五家光景写明。肃此，谨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

6.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 公元 1841 年 9 月 17 日

男国藩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

五月十八日发家信第八号，知家中已经收到。六月初七发第九号，内有男呈祖父禀一件，国荃寄四弟信一件；七月初二发第十号，内有黄芽白菜子，不知俱已收到否？

男等接得父亲归途三次信，一系河间廿里铺发，一汴梁城发，一武昌发；又长沙发信亦收到。六月廿九接丹阁叔信。七月初九彭山岷到京，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经世文编》一部，慎诒堂《四书》、《周易》各一部，小皮箱三口，有布套龙须草席一床，信一件，又叔父手书，得悉一切：谱已修好，楚善叔事已有成局，彭山岷处兑钱四十千文；外楚善叔信一件，岳父信一件。七月廿七日接到家信二件：一系五月十五在家写，一系六月廿七在省写；外欧阳牧云信一，曾香海信一，心斋家信二，荆七信一，俱收到。

彭山岷进京，道上为雨泥所苦，又值黄河水涨，渡河时大费力，行李衣服皆湿。惟男所寄书，渠收贮箱内，全无潮损，真可感也！到京又以腊肉、莲、茶送男。渠于初九晚到，男于十三日请酒，十六日将四十千钱交楚。渠于十八日赁住黑市，离城十八里，系武会试进场

内有黄芽白菜子

之地，男必去送考。

男在京身体平安。国荃亦如常。男妇于六月廿三四感冒，服药数帖痊愈，又服安胎药数帖。孙纪泽自病痊愈后，又服补剂十余帖，辰下体已复元，每日行走欢呼，虽不能言，已无所不知。食粥一大碗，不食零物。仆婢皆如常。周贵已荐随陈云心回南，其人蠢而负恩。萧祥已跟别人，男见其老成，加钱呼之复来。

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画。借钱之难，京城与家乡相仿，但不勒追强逼耳。前次寄信回家，言添梓坪借项内，松轩叔兄弟实代出钱四十千，男可寄银回家，完清此项。近因完彭山岢项，又移徙房屋，用钱日多，恐难再付银回家。

男现看定屋在绳匠胡同北头路东，准于八月初六日迁居（初二日已搬一香案去，取吉日也）。棉花六条胡同之屋，王翰城言冬间极不吉，且言重庆下者不宜住三面悬空之屋，故遂迁移绳匠胡同房，每月大钱十千，收拾又须十余千。

心斋借男银已全楚，渠家中付来银五百五十两，又有各项出息，渠言尚须借银出京，不知信否？

广东事前已平息，近又传闻异辞。参赞大臣隆文已病死，杨芳已告病回湖南。七月间，又奉旨派参赞大臣特依顺往广东查办。八月初一日，又奉旨派玉明往天津，哈琅阿往山海关。黄河于六月十四日开口，汴梁四面水围，幸不淹城。七月十六日奉旨派王鼎、慧成往河南查办。现闻泛滥千里，恐其直注洪泽湖。又闻将开捐名“豫工”，例办河南工程也。

男已于七月留须。楚善叔有信寄男，系四月写，备言其苦。近闻衡阳田已卖，应可勉强度日。戊戌冬所借十千二百，男曾言帮他，曾禀告叔父，未禀祖父大人，是男之罪，非渠之过。其余细微曲折，时成时否，时朋买，时独买，叔父信不甚详明。楚善叔信甚详，男不敢尽信。总之，渠但免债主追逼，即是好处。第目前无屋可住，不知何处安身？若万一老亲幼子栖托无所，则流离四徙，尤可怜悯！以男愚见，可仍使渠住近处，断不可住衡阳。求祖父大人代渠谋一安居。若有余费，则佃田耕作。

又求父亲寄信问朱尧阶，备言楚善叔光景之苦与男关注之切，问渠所管产业可佃与楚善耕否？渠若允从，则男另有信求尧阶，租谷须格外从轻。但路太远，至少亦须耕六十亩方可了吃。尧阶寿屏，托心斋带回。

严丽生在湘乡不理公事，簠簠不饬，声名狼藉，如查有真实劣

借钱之难，京城与家乡相仿，但不勒追强逼耳。

男现看定屋在绳匠胡同北头路东

黄河于六月十四日开口，汴梁四面水围，幸不淹城。

得不足喜，失不足忧，总以发愤读书为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间断。

屋甚好，共十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

迹，或有上案，不妨抄录付京；因有御史在男处查访也，但须机密。

四弟、六弟考试不知如何？得不足喜，失不足忧，总以发愤读书为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间断。九弟阅《易知录》，现已看至隋朝。温经须先穷一经，一经通过后，再治他经，切不可兼营并鹜，一无所得。厚二总以书熟为主，每日读诗一首。

右谨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7.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公元 1841 年 10 月 7 日

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八月初三日，男发家信第十一号，信甚长，不审已收到否？十四日接家信，内有父亲、叔父并丹阁叔信各一件，得悉丹阁叔入泮，且堂上各大人康健，不胜欣幸。

男于八月初六日移寓绳匠胡同北头路东，屋甚好，共十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前在棉花胡同，房甚逼仄，此时房屋爽垲，气象轩敞。男与九弟言，恨不能接堂上各大人来京住此。

男身体平安，九弟亦如常，前不过小恙，两日即愈，未服补剂。甲三自病体复元后，日见肥胖，每日欢呼趋走，精神不倦。冢妇亦如恒。九弟《礼记》读完，现读《周礼》。

心斋兄于八月十六日，男向渠借钱四十千付至家用。渠允于到湘乡时，送银廿八两，交勤七叔处转交男家，且言万不致误。男订待渠到京日偿还其银，若到家中，不必还他。

又男寄冬菜一簋，朱尧阶寿屏一付，在心斋处。冬菜托交勤七叔交送至家，寿屏托交朱嘯山转寄。香海处，月内准有信去。王睢园处，去冬有信去，至今无回信，殊不可解。颜字不宜写白折，男拟改临褚、柳。

去年跪托叔父大人之事，承已代觅一具，感戴之至，泥首万拜。若得再觅一具，即于今冬明春办就更妙。敬谢叔父，另有信一函。

在京一切，自知谨慎。男跪禀。

8.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公元 1841 年 10 月 1 日

侄国藩敬禀叔父大人侍下：

本年家信三号，正月一号，至今尚未收到。由彭九峰寄之信，七月初九收到。七夕所发之信，八月十四收到，欣悉家中一切。三月之事，本侄分所当为，情所不得已，何足挂齿！

前年跪托之事，蒙在渣前买得顶好料一具，侄谨率弟国荃南望拜谢，感忭难名。更求再买一具，即于今冬明春请木匠办就。其所需之钱，望写信来京，侄可觅便付回。一切经营费心，何能图报！

婶母之病痊愈，不知是何光景？曾否服药？尚有不时言笑否？若有信来，望详细示知为幸。肃此，恭请叔父母大人万福金安。侄率弟国荃谨稟。

9.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公元1841年10月29日

男国藩跪稟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八月十四接家信三件，内系得父亲信一，叔父信一，丹阁叔信一。十八日男发家信第十二号，不知已收到否？

男等在京身体平安，甲三母子如常。惟九弟迫思南归，不解何故。自九月初间即言欲归，男始闻骇异，再四就询，终不明言。不知男何处不友，遂尔开罪于弟，使弟不愿同居。男劝其明白陈辞，万不可蕴藏于心，稍生猜疑。如男有不是，弟宜正容责之，婉言导之，使男改过自赎。再三劝谕，弟终无一言。如男全无过愆，弟愿归侍定省，亦宜写信先告知父亲，待回信到时，家中谕令南归，然后择伴束装，尚未为晚。男因弟归志已决，百计阻留，劝其多住四十天，而弟仍不愿，欲与彭山岷同归。彭会试罢屈，拟九月底南旋，现在尚少途费，待渠家寄银来京。男目下已告匱，九弟若归，途费甚难措办。

英夷在浙江滋扰日甚。河南水灾，豫、楚一路，饥民甚多，行旅大有戒心。胡咏芝前辈扶柩南归，行李家眷，雇一大船，颇挟重资，闻昨已被抢劫，言之可惨。九弟年少无知，又无大帮作伴，又无健仆，又无充裕途费，又值道上不甚恬谧之际，兼此数者，男所以大不放心，万万不令弟归。即家中闻之，亦万万放心不下。男现在苦留九弟在此，弟若婉从，则读书如故，半月内，男又有稟呈。弟若执拗不从，则男当责以大义，必不令其独行。

自闰三月以来，弟未尝片语违忤，男亦从未加以词色，兄弟极为湛乐，兹忽欲归，男寝馈难安，辗转思维，不解何故，男万难辞咎。父亲寄谕来京，先责男教书不尽职、待弟不友爱之罪，后责弟少年无知之罪，弟当翻然改悟。男教训不先，鞠爱不切，不胜战栗待罪之至。伏望父母亲俯赐惩责，俾知悛悔遵守，断不敢怙过饰非，致兄弟仍稍有嫌隙。

男谨稟告家中，望无使外人闻知，疑男兄弟不睦，盖九弟不过坚执，实无丝毫怨男也。男谨稟。

英夷在浙江滋扰日甚。